

弘扬教育家精神

用心做人用心育人，点燃学生心中火种

今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六方面完整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赋予新时代人民教师崇高使命。对于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来说，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最需要做到的是用心做人、用心育人，而真正的教育家应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育人。

所谓用心做人，指的是教育工作者心中要有国家、有人民，也就是教育家精神中的第一点，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样才可能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所谓用心育人，是因为教育本身是用心点燃心的工作，唯有用心，才能点燃学生心中的火苗。所谓育人，不是灌输、不是简单塑造，唯有用心，方能因材施教、乐教爱生。用心做人和用心育人，两者不可或缺，对教育工作者而言，没有用心做人，就不可能用心育人。

青年时期是人生观和价值

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青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和影响，对人生未来的选择有着重要作用。我自己在大学期间遇到的三位导师对我影响至深。可以说，他们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充分印证了什么是教育家精神，影响了我的科研、从教之路上的每一次选择，且让我能将他们的影响传承给我的学生。

我的第一位导师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余贺教授。记得当时麻疹病毒流行，而我国又缺少麻疹疫苗。余贺与众多的科学家以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合作，共同开发出“沪191”麻疹减毒活疫苗。直到今天，上海的麻疹疫苗毒株仍然是“沪191”。可以说，他用自己的言行为我们学生辈做出了榜样，那就是科学工作必须实事求是，用开放的胸怀合作，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考虑因素，也就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这给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日后，当我从事

研究时，只要觉得这项工作能够对国家、对人民有益，就不会考虑其他因素，先做起来再说。不论是上世纪60年代的红眼病研究、还是后来的乙肝疫苗研究，莫不如此。

我的另一位导师是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林飞卿教授。她一心一意为国家育人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改革开放后，我第一次出国交流三个月后回校，学校让我担任微生物教研室主任。此时正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来访学邀请。为难之际，年过七十、退休多年的林老先生站出来：“闻玉梅需要在国外的研究环境再多留一段时间，这一年的主任，我来做。”后来，林先生觉得我跟随她学得差不多了，又把我推荐给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少文做“徒弟”。这两位先生都用自己对学生的爱，对教育的执著给了我人生路上诸多

指引。而两位先生更是让我看到了，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是为国家、为人民培养人。

学习领会总书记提出的教育家精神，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应有所思考：教师在育人中究竟该起什么作用。我们现在有不少老师和学校，都是以“塑造”人的态度来做教育工作，这不是育人的真谛。教育家精神中的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充分说明了教育工作者是培育人而不是塑造人。所谓育人，不是灌输知识，而是点燃学生心中的火种。每一个学生心中都有自己的火种，需要教育工作者有充分的育人智慧，因材施教，启智润心，让每个学生心中的火种都能够燃烧起来。

由于每个学生的个性禀赋是不同的，更需要教育工作者用心、用爱，努力去了解、关心他们。我的三位导师，都曾经针对我成长过程中的弱点和不足给出很多的指导，而我也会像他们这般，在带教学生的时候开展有

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指导。比如，对于一些不太善于表达的学生，我给他们设定要求，每次开学术会议，必须坐在第一排，而且每次都要提问。我出国开会，只要有机会，也都会带着他们，督促他们提问。提问的过程，既促使他们通过思考带来学问的增长，同样也让他们能在参与重大学术探讨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对于另一些口齿不够清楚的学生，我则会要求他们在组会上读报，以此来锻炼发音。现在，这些学生，不少已成为学术界独当一面的学者，或是成为一些医科院校的掌门人。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还要求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不断学习。老师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局限在眼前的小小一方天地里，而是要在学习中与学生共同成长，更好地为国育人。

文 / 闻玉梅（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创始人），原文刊载于《文汇报》2023年10月14日

四代人，六十六年，只为一门遗传学好课

每周二上午，生命科学学院（下文简称：生科院）教授吴燕华都会走进第六教学楼210教室，开启秋季学期的“遗传学(H)”课程。就在不久前，她刚刚获得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基础课程正高组一等奖，在大赛上所展示的正是这门课程的教学探索与发展过程。

2020年12月，吴燕华和2016级生科院本科生任淑婷在“遗传学”课程的实验室里合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二人拿着任淑婷在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一等奖的证书。

任淑婷所做的项目是“E1F4EN1F1和KMT2B在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中的遗传分析”。对大量遗传疾病致病基因未明的好奇，就源于她在“遗传学”课上系统学习了单基因疾病的遗传分析策略。彼时，是“遗传学”课程第四代教学团队探索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有效路径的第二年。

三阶递进培养人才

“我讲你听”的教与学惯性是长期困扰教学的痛点，在课程学习中培育科学思维，实现从理论课程到科学研究的全链条衔接，更是遗传学拔尖人才培养要突破的难点。

为了寻找这些痛难点的突破路径，2018年，在学院的支持下，吴燕华带领课程团队，响应学校“本科荣誉项目”，在“遗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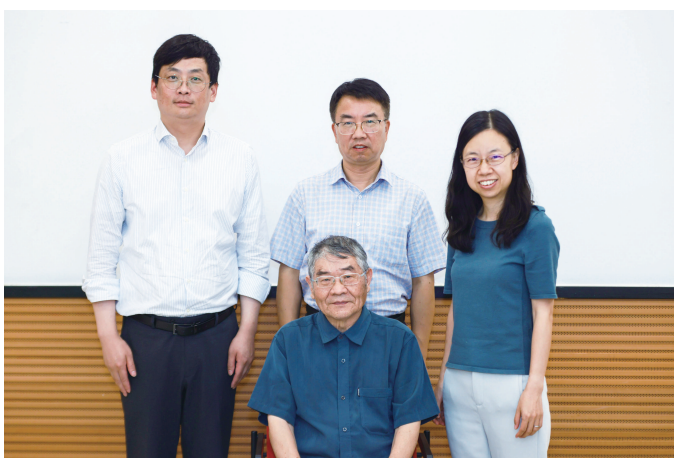
学”基础课程之上，增设高阶版的荣誉课程“遗传学(H)”，通过高挑战度的荣誉课程和科研训练，推动遗传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入改革。

5年、12项课程教学改革项目，团队探索出了从“深度学习”到“思维训练”，再到“科学研究”的“学-思-研”三阶递进遗传学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课程的另一主讲人之一、基因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生科院教授卢大儒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时，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经验。讲台上的他总是激情满满，他喜欢启发同学们用哲学思想理解生物学的过程，强调遗传学思想是学习遗传学的灵魂。

附属妇产科医院教授张锋是课程的另一主讲人，主要负责染色体畸变、基因组相关拓展内容，这也是他科研主攻方向。他的讲授总会选择以科学问题来开篇，用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科研和书本并不是脱节的”，生命科学是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离不开实验。为此，结合自身学术研究特色，团队成员从课堂上的主讲教师，变身实验室里的课题导师，依托学院和学校各类本科生自主创新科学研究项目，指导本科生开展独立的科学研究，为学生从课堂学习到科研训练的一体化培养消除最后一道物理屏障。



▲ “遗传学(H)”课程教学团队

四代人的发扬光大

1956年，谈家桢先生在复旦建设了全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1957年复旦开设“遗传学”专业必修基础。

“刘祖洞先生是谈先生的学生，也是‘遗传学’课程的第一代负责人，赵寿元先生是第二代，乔守怡教授是第三代，到我是第四代。20年前，我在3108教室里听乔老师讲授遗传学，100余人的教室座无虚席，同学们在课后争相传阅刘先生主编的《遗传学》和乔老师的笔记，买不到书的同学直接大段大段地抄写，乔老师的课堂笔记我收藏至今，备课时还会翻出来看，这是复旦育人传统的传承。”吴燕华说。20年后的她，与团队成员们一起继承和

发扬优秀教学传统，持续推进课程建设与发展。

复旦团队主编的《遗传学》是享誉全国的遗传学经典教材之一。这本教材贯穿了课程的四代教学团队。刘祖洞先生作为中国医学遗传学奠基人、遗传学教育学家，主编了《遗传学》第1、2版，为百余所高校所选用，曾荣获“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很多遗传学者都是读了刘先生的书走进遗传学领域，先生特别重视教学团队的培养，培养了赵寿元和乔守怡两位教授，让他们在遗传学教学领域大显身手”。1993年，赵寿元就带领团队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接续传递，当乔守怡成为第三代团队负责人时，他带领团队先后获得了国家级精品课程和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008年个人又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到吴燕华时，曾在学生时期，被同学争相阅读的《遗传学》已进入第5版的修订，并入选复旦百本精品教材项目。结合教育手段的发展，吴燕华主持了在线课程的建设，开设遗传学网络慕课，目前10期课程被来自200余所国内外高校、6万余人次选修，高居该平台同类课程中的首位。

要传承更需要创新

“既然教学团队已经第四代了，还能做什么创新？为什么要做创新？”这个令吴燕华印象十分深刻的问题，事实上也正是团队坚持改革的初衷。

在吴燕华看来，虽然课程已经发展了数十年，但遗传学学科的发展从未停止。“过去团队获得过很多荣誉，但我们并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我始终觉得我们要守正创新，既要传承，更要创新。

卢大儒在看待“遗传学”时，更多的是将其看作一门思想课，认为它充满了哲学思辨。在他看来，很多遗传学的概念里面，没有僵化的东西，永远是在不断向前发展。

“自然科学的优秀课程的教学效果应该像一瓶老酒，学生在听完课程之后，能够回味无穷。”乔守怡如是说。

本报记者 赵天润
实习记者 张校毓